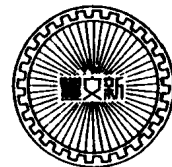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五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楊忠愍公集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	楊繼盛撰	知服齋	一
師竹堂集三十卷	明	王祖嫡撰	三怡堂	七五
泌園集三十七卷	明	董份撰	吳興	三九一

楊忠愍集

丁酉夏五
龍氏琬

楊忠愍公集卷首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輟稱振揚迄於代遠風遙流微彌茂流連曩迹如邁其人是以前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觀後人美歎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慙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設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朕萬幾之暇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爲世所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其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今存可也

楊忠愍公集卷首

知照高宗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彊禦披瀝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仁者亦無如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修立委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渙漫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伸大義誓其十罪更彰其五姦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疏逃之臣惡權寵之姦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馬市議時眾皆類首縮頭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臣無然刑之瀕死謫官還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肯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負姦輔難容建言甯計崇卑報國不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己用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儻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卽械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閭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弗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執無立言之責尚能不畏彊禦披瀝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多任言職直節閭閻感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歎爲直臣

楊忠愍公集卷首

知照高宗

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 恭照節錄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忠烈之士不以詩文著亦不必藉詩文傳此本乃後人重其氣節蒐羅成帙其詞雖不甚工而日月爭光迄今不可磨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恭照節錄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疏劾嚴嵩爲所構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諡忠愍事迹見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不屑屑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蓋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章鉅所校凡

楊忠愍公集卷首

四

知不足齋

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行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劾嚴嵩二疏史傳限於體裁僅存大略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傳所不能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將一夕墨迹至今世守倉卒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九足見其所著詞雖樸質而忠孝之意油然而足以感動百世惟年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緣心構象世說載衛玠以夢問廣樂樂云是想管子日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偽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係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家學關西素行清浩然惟與義為鄰一生名節堂堂在
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履虎尾排奸直欲犯龍鱗
開編省識忠良氣不愧牽衣折檻臣

御製旌忠祠詩

保定府治西
祀明楊繼盛

捐軀不畏逆龍鱗兩疏千言萬古新直使權臣陰喪膽
何妨烈士顯忘身降神獨萃扶輿氣懷古重過泥水春
居節丹青藏寶笈內府藏居節所畫小
像入石渠寶笈上等鬚眉宛是箇中
人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有生孰不惜華年生死還應義以權遐想皋夔千載上
豈辭龍比一身捐鬚眉正色真無忝史策芳名歷久傳
西市從容吟四句丹心浩氣至今懸

楊忠愍公集卷首

五

知服齋

明御製誥命

皇帝制曰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危熙朝昭激勸之
公罔遺存殛矧殺身而為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原任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性忠藎存心方筮仕於畱
曹輒建言而外請有聲民牧旋晉兵部彈劾官據誠
抗疏論罷馬市深懷啓釁之憂指斥柄臣力矢糾愆之
愬言已見知於當亡身終不免於權奸追念忠賢特申
卹錄茲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錫之誥命
於戲綸綍寵褒用慰孤忠於已往眷光普赫益培正氣
於方來耿耿爾靈尚歆朕命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楊忠愍公集卷首

六

知服齋

明御製祭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冬十一月壬子朔越二十六日
丁升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張烈諭祭原任兵部員
外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文曰惟爾剛方
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疏屢陳於北闕始
論馬市之當罷析敵情而直氣嚴嚴既斥權奸之當誅
履禍機而忠肝烈烈其言卒驗其命已領死者不可復
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宜頒遺遺詔以加恩
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葬祭並加錄蔭是遠式顯忠貞之節庸倡塞謫之風英
爽不磨渥恩斯服

楊忠愍公集目錄

卷首上

御製文

表忠錄序 表忠錄論 四庫書目
附明製諸命 諭祭文 遺像一

御製詩

卷一

奏疏 謙陞馬市疏一道 奏劾嚴嵩疏一道

卷二

雜著 序五篇 引三首 跋一首 說一首 記一
篇 書十首 祭文六篇 補序一篇 補書
三首

卷三

詩 各體共九十二首

卷四

年譜 遺囑

卷五

附錄 請代夫疏一道 祭夫文一首 贈詩一首

附錄 事略十條 附案一篇

卷末

附錄 本傳一篇 行狀一篇 墓誌銘一篇 祠記
五篇 遺集序跋十篇

楊忠愍公集目錄終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眷育備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觀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眾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眾悖逆天道大肆猖獗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部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廟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王目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套眾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備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替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知縣黃霖

天下之大誓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俺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答眾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舉豪傑效用力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長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憚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播義之心久矣一向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小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知縣黃霖

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答眾深人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替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俺答之性詭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開而人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眾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遞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但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三

知照廣果

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巨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應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人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就謂俺答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四

知照廣果

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彼以馬爲生又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俺答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日奔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日奔之不入目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俺答平日最不失信觀其誓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眾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

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敵人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況昨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日奔之禍暫固日奔之寵敵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鶚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敵眾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寇亦與去年同旨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五

知照齋集

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痠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騰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使擒俺答於闕奔驅醜類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六

知照齋集

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瀆奏好生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倭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奔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撓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

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
諫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戎
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
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
惟俺答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俺答者邊圉之盜瘡
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
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
當在剿絕俺答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
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
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
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
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
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
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眾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
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
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
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如嵩而專政
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
日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
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
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
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
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
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
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
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七 知服齋

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
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
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
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稟而
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橐嵩之直房百官奔走
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
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弄丞相之
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
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
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
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
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
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
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親附於我
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
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
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
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
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
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
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
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
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
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
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八 知服齋

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彙行為書一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弄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己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弄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間東樓已票送人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己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弄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自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九

知縣蕭某

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昌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弄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昞字十九號堂稟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家養未間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俺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俺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自是勾賊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

知縣蕭某

蕃則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
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驚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
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
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
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
可也乃日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
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
夔傳令不戰及皇上率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擊
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
言囑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
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
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
特皇上不知之曰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
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
劾嵩與世蕃革職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
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
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畱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
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
勝數邪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
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
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
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
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邪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
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
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
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二

知服齋

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
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
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
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
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
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
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
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
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
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倣外而在域中此
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
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
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詔諛以欺乎上貪汙
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賊而亦薦用奔競疏拙
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
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屬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
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
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
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
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
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
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
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
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楊忠愍公集卷一 奏疏

十三

知服齋

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飲飲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謀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關路大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而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畱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贈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

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甯忍於負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賊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誦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甯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合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而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弄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特諫阻馬市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

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
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
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
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存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
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
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
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
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
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
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
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將既聞逆鸞之死今
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
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
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聞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
頭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目外賊何憂其不除邊
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
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
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
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
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疏入得

旨這厮因謫官懷怨拙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為
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
來說

壽韓苑翁尊師七十一序

君子之壽天下之治亂斯道之廢興攸係必天有意於斯世斯道之治且興也而後界之以有永而不窮然界於有位者或限其時而不及爲明道之事界於志學者或限其位而不得與夫行道之責則其所係者亦偏焉矣惟我苑翁老先生之壽天下之治斯道之興恆必賴之謂天以全壽畀之也非歟蓋君子所貴乎壽者非徒自壽己也爲其能壽天下也能壽斯道也苟無補於治與道將焉用壽是故凡厥有位孰無治理之責然志存經濟者或奪於位之弗久而趨時固寵者又終其身而無濟於天下之事其何補於治也惟天純佑篤生先生天地忠誠渾厚之氣悉萃之矣其以天下爲己任也越在內服彌亮率下越在外服綏民迪功越在翰苑文章範俗越在邊鎮強藩恬服夷狄懾畏斯固載在史冊昭人目目天下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在今日撫守南都又能操持其紀綱而鎮撫其百姓天下之根本以固宗社之靈運以培南服以靖四方亦因之以甯矣行將經綸變理之任屬之則所以係天下之重者何如也我國家道學之統自薛文清諸大儒出講明正學後先相望斯道之興也久矣自是而明道學者或口談性命之言而身冒貪汙之行或外飾溫厚嚴肅之貌而中藏毒忌間濁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潔凜不可犯終而喪其所守流於汙下而不羞者則其所學不過欺世之機械釣名之筌蹄自不知有得於道焉否也先生以純篤之資果確之志蓋自弱冠時即有志性理之學其學之原則以精一爲

楊忠愍公集卷二

知服齋

宗其學之要則以培養夜氣爲本其學之實則見於拾遺

意見經緯志樂六經說諸書當其晚年天又假之以南都清逸之地使得優游暇豫沈潛道真平生事業至此盡收拾而大成之一時論得道學之正脈者皆以先生爲首稱則所以係斯道之重者何如也是蓋天欲永天下之治於不替故不得不壽先生以久其施天欲啟斯道之傳於不絕故不得不壽先生以要其成而大其所至始而以先生係天下斯道之重故爲天下斯道而壽先生之身終而以天下斯道係於先生之身故必壽先生而藉以壽天下斯道之大則所以畀之者固爲不偶然先生之致治而其道行則有以壽天下之命脈關學而其道明則有以壽斯道之命脈其所以仰答上天畀壽之心者又豈小補云乎哉士大夫之壽先生者舉析析然曰苑翁年雖七十有一然精神凝固丰采鏗然步履強健視少年無以異也期頤之域可必至矣夫以是而壽焉未足以盡之也先生之壽可以年數拘哉天下之治垂之千萬年而無斁則先生之壽與與治俱矣斯道之統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則先生之壽與道俱矣故謂先生之壽爲天下之壽可也爲斯道之壽可也謂天下斯道之壽即先生之壽亦可也不將與天地同乎故曰天以全壽畀先生盛叨門下既幸先生及天下斯道之壽又幸其將來自壽之有地也於是拜手稽首忻躍謹書

壽徐少湖翁師序

君子之壽當圖不朽之真而所以壽之者貴有懇懇相勉惓惓相成之義瑣瑣年數之末領祝之私皆所不取也世之言壽者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然命稟自然固一定不